

## Press article

Dr Iain Robertson  
*Head of Art Business Studies - Sotheby's Institute of Art, London*

### 超过我们的讨价还价，但并非我们所期望的一切

伊恩·罗伯逊博士有关国际艺术品市场近期活动的报告

“一切通俗之物的市场实际上都会沉寂，未来在于东方和手工艺”

德勤事务所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举办的有关艺术市场的第二届杰出会议，将于今年 10 月在伦敦举行，届时学者、分析师、数据处理人员、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汇聚一堂，他们是舆论的主导者，人们可以说，甚至是这个价值 600 亿美元的行业的新经纪人。令人安慰的是，看到新品牌的“激情”投资明显表现非凡。艺术摄影基金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出售了四十幅作品，回报达到 11.3%，而纯艺术基金过去依靠其现在已停业的主要基金，五年来达到了庞大的 30%。

从与梅建平一起经营美丽资产管理艺术指数的学者迈克尔·摩西那里得知，过去短时期内这一量级的回报形成了一个巨大泡沫，这又多少令人失望。所以，也许情感资产研究中心的伯纳德·杜菲的建议是正确的：基准收益的时代会被他所谓偏离“定向”挥发性的“不受约束的”或“定向的”回报所取代。如果这就是说比较外来业绩与主流金融指数有些可笑，或者暗示说我们衡量行业内其它业务领域业绩的所有艺术品指数是一种误导，我非常赞同。

十月是回顾过去的一个月。泰特美术馆勇敢地邀请放贷人进入这座圣殿，组织了一次题为《好生意就是最优秀的艺术》专题研讨会，配合其对波普艺术的回顾一看起来像是一次回顾展。所以，来自 ArtFacts 这一优秀网站的马勒克·克拉森勾勒了艺术家的声望与他的价格之间的关联性，对持怀疑态度的听众解释说，通过将移动数值赋予个展和图录文章这类活动，就可以准确地衡量声望。就我而言，作为另一位艺术市场的代表，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一切通俗之物的市场实际上都会沉寂，未来在于东方和手工艺。但是艺术界往往很慢才能变得流行，加文·特克提出了一个概念，即过去 20 年来大量“成功的”当代艺术只不过是一种匆忙拼凑出来的波普通俗艺术拼贴，重新安排了主题—已长期被艺术市场所理解的东西—让我们艺术界的观众大为震惊。似乎是为了强化这一看法，在题为《NUDS》的展览上，英国坏女孩艺术家莎拉·卢卡斯的作品重复了艺术家自己早期的主题，刻画了摆在基座上塞满东西的丝袜。它可以在街上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观看，通过丹佛街艺术俱乐部一楼高处的窗子看去很舒服。

这次展览是单一思想的观念艺术的最后作品吗？市场是摇摆不定的，但还没有把它寄存到储物箱里。重要的经纪人如伦敦的郝塞尔和维尔茨，都以像印度年轻艺术家苏博德·古普塔之类的艺术家展览来予以支持。最接近市场透明度的拍卖行则指出了其状态最清晰的迹象，显示了这一作品的大部分仍然以低于预估价来出售。苏富比国际当代和阿拉伯语伊朗当代艺术销售在伦敦创下了 20157550 英镑（35463720 美元），86%的

作品售出。赫斯特的蝴蝶画作《报应》，最高预估价 650000 英镑，最后以 541250 英镑成交；法哈德·莫西里的《牛仔与印度人》则是其最高预估价的两倍，达到 397250 英镑。佳士得几乎同样成功，销售了 84% 的拍品，马丁·基彭伯格 1991 年的《巴黎小酒馆》稳得 2281250 英镑。板上钉钉的事实，并不是成交百分比或者创纪录的价格，而是营业额。四位居销售榜首的当代艺术家的年度销售额去年大幅减少。这主要是拍卖较小，卖方不愿委托销售。的确，这也许还表明了销售通过私人交易而复活，这一点在德勤专题会议上提出过。苏富比和佳士得也在总拍卖额减少之后看到了他们业务中的这一个侧面。真相也许在于，当代艺术市场规模大大缩小，流动性差实际上制约了交易。

在考察当代艺术以及这一市场在 1990 年最后一次危机后如何重新确立了信心，考察目前衰退的实质和规模之前，有必要指出市场上仍然表现良好的艺术门类。大师绘画作品一直保持着状态，独特的品质、稀有性、出处和状况超过了对它们的估价。2008 年 9 月，鲁本斯的《詹姆斯一世被授圣徒》（1629-30 年）是白厅宴会厅天花板上的一幅彩画，从汉普登爵士的财产中作为总价 570 万英镑的国王财产替代税交给泰特美术馆。年末，提埃皮罗一幅出色的《女士肖像》（约 1760 年）处于非常出色的未经修复的状态，从法国一家城堡的阁楼中出现，最高估价 90 万英镑，最后成交价为 280 万英镑。2009 年 2 月，纽约经销商理查德·费根销售了库存的一张特纳的《朱庇特神庙》，经过修复，在纽约苏富比售出 1290 万美元。这幅画是 1982 年在佳士得以 110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的。费根称也替华盛顿国家艺廊从约翰·冯·海夫登那里收购了亨德里克·特布鲁根的《风笛手》（1624 年），后者是一位英国经销商，同一个月在纽约苏富比抢购了 10162500 美元。尽管维多利亚时代艺术的时运不济，去年 11 月苏富比销售 19 世纪大卫爵士和司格特夫人的作品收藏，创下了大量纪录，如苏菲·安德森的《今天不能散步》（1850 年代晚期）达到 1038050 美元，最高估价 80 万美元。这幅画是司格特家族在 1926 年以 14 几尼买下来的。销售成功的主要原因，可能应归功于单一收藏家的收藏品总是几乎能达到最高价。所以，2008 年 11 月罗森塔尔非洲和大洋洲艺术收藏销售的成功如果不是夸大的话，可以说是预料之内。

最终，拍卖总额为 10859944 美元（拍品中的 87%），更多地说明非洲艺术的崛起，而不是单一收藏家收藏的力量。

来自过去两个朝代的艺术品也一直有着良好业绩，不止是在大师作品类别中。1430 年的一只小小的宣德笔洗，装饰五条云纹盘龙，通过英国小拍卖行克罗克纳的劳伦斯在去年 10 月售出 199750 英镑。事实上，这只盘子有两处极细的裂痕，但这并没有阻止竞拍者将价格推到了原来估价 1 万美元的 10 倍。年度中国市场最令人吃惊的是 2009 年通过英国当地拍卖商沃利和瓦里斯卖出 400 万英镑的一只小玉牛。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特别是法国的当地拍卖市场的健全，是后繁荣市场的一大特色，这是取代了轻率而毫无根据的投机冲动的迹象。

2008 年末见证了最有力的市场表现的当代艺术市场领域，面对这一切，处在了整个谱系不同的各端，但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特色，后面我会讨论。伊朗艺术家 Saqqa-khaneh 群体的作品早先在拍卖会上的出价，已经被市场充分接受。侯赛因·琴德罗迪的作品（1937 年）借助什叶派奉献之物的因素，吸引了来自中东藏家的兴趣。他同时代的人帕尔维兹·塔纳沃利的雕塑作品也是如此。他的各种复合书法青铜雕塑《无》在六件之外现在以 7 万美元左右的价格出售。塔纳沃利是一位痴迷的文化开拓者，深入钻研波斯历史，考察人工制品并从中得到灵感，例如精密锁具和奉献祭坛。《无》是由三段波斯铭文组成的，形成了 Saqqa-khaneh 群体及其对伊朗过去物质文化的兴趣与一群艺术家/书法家 (Naqqashi-khatt) 之间的交叉点，例如穆哈默德·额沙伊（1938 年）几乎总是出现当代伊朗和中东艺术的国际拍卖会上。艺术家不固定的风格以平衡和谐的形式为现代绘画注入了传统书法。额沙伊童年对家里肮脏的玻璃透过来的阳光以及在波斯地毯上的反光的记忆，给了他灵感，创作出色彩艳丽、富有动感的书法作品，每件销售价格在 5 万美元至 10 万美元之间。这一派系新一代门徒中最富有冒险精神

人，是伊朗人戈尔纳兹·法提（1972年），受过传统书法教育，后来在伊朗书法学会度过了六年。她简单的布面绘画归功于美国极简主义，但她利用自己的技能和作为书法家而获得的诸多技巧，强化了她的影像的品质。法提的作品参考了国际艺术，充满诗意地传达了书法的本质。在我看来，为避免法哈德·莫西里过于昂贵、光鲜的波普艺术影像以及施林·奈沙类似定价的摄影作品，以支持塔纳沃利、额沙伊、法提等人的作品，特别是在当下的萧条中，是相对明智的作法，这期间将会出现大量败下阵来的明星。

不得不说，另外一群并不代表工艺和连续性的艺术家，是年轻的荷兰设计师组成的“团伙”流派，他们2007年被巴塞尔迈阿密海滩的国际市场热情接受。明星表演者无疑是马廷·巴斯，他的《烟》系列由部分用火烧过并且叠压在一起的家具组成，每件物品价格高达2.5万美元。“团伙”设计师们模糊了艺术与手工之间的界限，采用艺术家/制陶匠的手法，就像澳大利亚人马克·纽森一样，他的《洛克希德铝质躺椅》（1988年）成本设计的标志，原作在2007年售出了150万美元。巴斯的成功有赖于买家不断渴望新鲜事物带来的冲击，这种感觉现在已经消耗殆尽了。简单宣告当代设计是一条收购尖端当代艺术品的捷径，这其实不着要领，因为在经济衰退的时代，传统品味反而会领先。

伊朗和中东艺术传统与年轻荷兰设计师之间的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自得到的认可不是由泰特和现代美术馆之类的美术馆，而是由真正的博物馆，例如维多利亚和阿尔波特博物馆。塔纳沃利是维多利亚和阿尔波特博物馆亚美尔奖主席，该奖项评选和奖励来自中东、土耳其和伊朗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包含传统的艺术家。在今年评选的艺术家家中，有一位伊斯坦布尔的珠宝设计师瑟文·比卡库（1972年），他将缩微的城市建筑地表嵌入固定在精致的细工台座上的树脂中。荷兰设计师们的展览《讲故事：当代设计中的幻想与恐惧》也在维多利亚和阿尔波特博物馆举办。

就像1990年代早期一样，艺术品市场正在向安全的、公认领域退却。这一行为通过买家在国际当代市场上的举动折射出来，画家们的业绩明显好于观念艺术家们；所以，彼得·多依格和保拉·格瑞的作品保持平稳，某些情况下有所升值，但是几乎最昂贵的准观念艺术家们都失去了领地。有理由相信，这一次的变革将会是持久的。世界财富转向东方，新生命被注入到并不古老的新市场中。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围绕纽约、伦敦和西欧的传统艺术市场结构在未来还会占到国际贸易的90%。

市场模式的变化正在发生，而且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品味的变化。

**About Deloitte**

"Deloitte" is the brand under which tens of thousands of dedicated professionals in independent firm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llaborate to provide audit, consulting, financial advisory, risk management, and tax services to selected clients. These firms are members of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DTTL), a UK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Each member firm provides services in a particular geographic area and is subject to the laws and professional regulations of the particular country or countries in which it operates. DTTL does not itself provide services to clients. DTTL and each DTTL member firm are separate and distinct legal entities, which cannot obligate each other. DTTL and each DTTL member firm are liable only for their own acts or omissions and not those of each other. Each DTTL member firm is structured differently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laws, regulations, customary practice, and other factors, and may secure the provision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its territory through subsidiaries, affiliates, and/or other entities.

**About Deloitte in Luxembourg**

In Luxembourg, Deloitte consists of 70 partners and about 1,200 employees and is amongst the leading professional service providers on the market. For over 60 years, Deloitte has delivered high added-value services to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lients. Our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consist of specialist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and guarantee harmonised quality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in their field. Deloitte S.A. is a member of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firms.